

2017

台灣大學外文所電子報

Issue No. 9 December 10, 2017



Project+

GIFLL Newslet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發行人：李欣穎教授
編輯顧問：吳雅鳳教授
責任編輯：許芸涵、曾詩涵

WORKGROUP





Project+

臺大外文所電子報由學生自發編輯，為臺大外文所出版之官方電子刊物，於每年三、四、五、十、十一、十二月十日發行，內容包含本所的活動報導、專題報導、書評分享，以及英美文學界的最新消息與發展。誠摯地邀請對臺大外文所與英美文學界的最新動態有興趣者，一同閱讀每月十號出刊的臺大外文所電子報！

目錄	頁碼
啟動研究寫作：給研究生的建議（專訪黃山耘老師）	3
開展論文的多彩：參與研討會（專訪陳宗佑學長）	11
2017 彌爾頓研討會	16
第五十二屆世界中世紀研究大會	19
<i>The Challenge from the East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i>	22
藝術歌曲的詮釋：Jonas Kaufmann 獨唱會	28
招生資訊	31

啟動研究寫作：給研究生的建議

專訪黃山耘老師

採訪者、紀錄者：許芸涵、曾詩涵

寫作

Q：許多研究生因為課程限制、研究方向不明等緣故，使得研究過程困難重重，可以請老師以在學術論文二的教學經驗，給予大家一些意見嗎？

A：聽起來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在於研究方向不明確。以所上時程安排而言，是希望同學們藉由學術論文二的引導，完成 proposal 的書寫，我認為這樣的時間安排很合理，甚至有些同學能在碩二下學期開始以前寫完 proposal。在學術論文二的課程，我們希望同學也能先做好課前準備，確立研究方向，找到指導教授，而不是仍在探索有興趣的主題。如此，同學們在寫 proposal 時，才能掌握明確的方向。當然，研究並不是光靠課程進度的壓力推動就能完成的，但若你不經過這樣的壓力訓練，也很難自動自發地把論文寫出來。

Q：那學術論文寫作一和二的關聯性是什麼呢？

A：因為我沒教學術論文寫作一，所以解釋得未必很恰當。我覺得，學術論文寫作一主要包含基礎研究方法、討論議題的方式、以及 research paper 的書寫格式，不同的老師或許有不同的教學方法，但這些基本的內容仍會有。或許有同學因為外文系作文三的訓練，對這些內容十分熟悉，但是對於非外文系出身的同學，對於這樣的寫作模式還很陌生。因此，我們希望能藉著學術論文寫作一的訓練，帮助大家掌握論文寫作的基本方式。在寫作二的課程規劃上，除了撰寫 proposal 之外，還會幫助同學做好心理建設，建立研究生的自信心，養成良好的寫作習慣，並按部就班的完成論文進度。

Q：請問老師是如何安排課程，來幫助同學建立自信心？

A：其實我在課程的安排上，並沒有創新之處。實際上，大學部的 paper 和碩士論文的書寫，都是從 topic 開展出討論方式，以及找到相關的研究資料，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而這門課的設計也是一樣，從寫摘要、引用書目、文獻回顧，到書寫 proposal 和 chapter design，最後把你的想法組合起來，就能完成一篇 proposal 了。

Q：所以如果 proposal 還沒寫完的話，就要等到碩三了。

A：對，但我們還是希望同學能在碩二下完成，並且在過程中和指導教授密切合作。如果教授認為你的 proposal 可以了，就可以進行 defense。雖然從提出 proposal 到 defense 中要做的事情是一道門檻，但是這個門檻並不是那麼難跨過，他只是提醒你要做這件事，而不是要打擊你、絆倒你，所以我也常告訴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難，就是提出一個可行的 research，最後可以通過就好了，不要覺得自己寫的內容不夠好，只要老師願意讓你去口試就好了。當然，指導教授不會平白直接告訴你可以去參加口試了，所以你當然要做好足夠的準備工作，但總之這並沒有像大家所想像的那樣困難。

Q：但我認為，大家所面對的困難是無法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題目。

A：我覺得不困難，你覺得呢？

Q：我覺得要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並不困難。但問題是，自己的興趣和所修的課程並沒有緊密關聯。最理想的狀況是，每一個學期所修的課和自己的興趣有關，但是這樣的期許很難達成。

A：對，這個也沒辦法，臺大外文所的師資和研究規模，在國內算是很大的了，即使如此，還是有很多研究領域無法涵蓋。如果你想做的東西，所上有提供相關課程，那當然非常好，但就算因為老師休假、課程今年沒開，而無法從修課當中得到自己想要的訓練，你還是能從其他的課程當中，學到研究方法，擴充你的知識。我覺得，就算材料不同，這種訓練思考的方式，還是有作用的。

假若你還是想要修和興趣相關的課，專題討論課就是你的機會。你可以請擅長該領域的教授開課；或者，如果教授無法開課，你也可以請他給予你一些意見，幫助你進行研究。當然，你也要積極一點。因此，我覺得題目很好找，但重點是你有多積極地尋找；而且同學在碩士階段能做的東西，是多元有彈性的，研究時間也不會拖得太長，不像博士，研究已成了一生的志業。

假設你外文所找不到教授指導你最感興趣的東西，你應該要退而求其次，研究第二或其他有興趣的領域。如果你之後還想要研究自己最感興趣的東西，可以考慮出國念博士。當然，你也要了解自己申請的學校，是否有足夠的老師和資源，幫助自己完成該領域的研究；否則，到了國外的學校，也會面臨一樣的問題。

碩士班的課程，主要是訓練學生做研究的基本能力：面對多樣的領域，你有沒有辦法做出相關的論文？這和個人興趣無關，重點就是「你能不能做到？」。我再做進一步的假設，即使你的 proposal 是你最有興趣的主題，但是內容太大，也無法完成研究。因此，喜歡不喜歡，已經不是重點了，而是你在過程中，有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建議、輔導，來讓你了解到：做研究，有時候就像是做一份工作，

無論喜歡與否、品質如何，你都可以按部就班地把東西完成。這個道理，許多人無法了解，我覺得這滿可惜的。還有，修課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帮助大家找到指導教授，在過程當中，同學也要建立「好的態度」。

Q：可以請老師解釋一下，什麼是「好的態度」嗎？

A：有時候學生會因為寫不出東西而自信心低落，但有時並不是你「寫不出好東西」，而是「沒有寫出東西」。這時，你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沒有好的東西」，而是「什麼東西都沒有」。修課的過程當中，同學一直累積自己的 paper；但是，為什麼你的畢業論文會與自己的期末報告、期末論文毫無關係呢？基本上，它們是一樣的東西，只要你不斷地寫，內容就會出來。

有的學生會擔心自己寫的東西不好，但這沒有關係，因為只有透過書寫的過程，你所寫出的「不好的」東西，才有機會提煉、修改，變成好的東西。有許多人因為諸多因素，沒有開始，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擔憂，這其實沒有必要，你只要開始寫出東西，那怕是些許，日久也能累積成一個很可觀的學術成果。如同我在前面所講的 proposal，從摘要、引用書目、文獻回顧，這些瑣碎的小東西能組合成一篇文章 proposal，以及之後的論文。我希望能讓大家了解：你所累積的「小東西」，日後會成為「大東西」。

另外，我認為有一個觀念可以修改，許多人會認為，要把研究內容想好、想完全，再寫出來，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研究的東西，從來沒有想好的一天。你必須一直想、一直寫，思考著如何把你的想法，清楚地表達出來，才會開啟後續的發展，所以，你應該要「利用寫作來思考」，不是「想好了再寫」，結果就是什麼也沒寫。

Q：所以研究生平時就要訓練自己寫東西，簡短的想法也好，但平時就要開始累積了嗎？

A：對，習慣寫作是個很重要的過程，它可以幫助你克服對論文寫作的恐懼。

Q：老師的建議，讓我想起您在大學部的小說選讀課裡，會訓練學生提出問題、小組討論、上台報告，還有 in-class writing。

A：是的。我要求大家繳交 in-class writing 的目的，不是為了批改錯誤，而是要藉由不斷的書寫，培養大家對於英文寫作和思考的能力。或許有的人一開始表現不佳，但是經過了一個學期的訓練，大多都有進步。我從學生的期末報告中，可以看見明顯的成長。正如同我要求同學用英文上台報告，一開始大家會很不自在，但時間一久，便習慣了。

所以我說，「習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們學語言，靠的不是天賦，而是你的學習意願，還有習慣使用它。同樣的道理，許多研究生覺得自己書讀得比別人慢，並不是自己做事速度慢，而是不習慣讀原文書，唯有長期累積閱讀量，才能克服這個障礙。累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許你要經過許久的時間，回頭一看才能發現自己的進步，但倘若你沒有做好累積的功夫，回首過去時，也只在離起點不遠處。

外文所的教學，主要是文學研究的訓練，還有文化敏銳度的培養，而不是語言的強化；語言的學習，只要當事人有心，就能夠進步。在唸碩士期間，每一位同學因為生活規畫不同，使得學識的累積程度與速度不同，因此，他們日後所提交的論文，質量也會有差異。

Q：請問老師，您覺得碩士生除了寫完畢業論文，是否應該想想自己應該要具備其他的能力嗎？

A：如果學生願意這樣想，當然很好；不過這只是種理想，我們往往很難明確地描述，自己究竟具備了何樣的能力，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外文所畢業生具備了寫論文的能力。不過單以畢業論文為指標，反映不出什麼來。從前，我有一位同學，每天規律地完成一頁論文，另外一位同學則在二個月內完成論文，我舉這個故事為例子，是想告訴你們：一篇畢業論文，別人無法知道作者是踏實做研究的人，抑或是憑藉體力勉強完成研究的類型。除了確定論文已經完成外，我們很難說，這些學生具備了怎麼樣的能力。至於在完成論文的過程中得到什麼收穫，我認為，只要學生平時能認真地付出，即使還沒畢業，他或許已經了解自己得到了何樣的能力、未來要如何安排，你們就把寫論文當作培養「完成任務」的能力就好了。

Q：所以我們就把寫論文當作一種習慣，把它放到生活中，經常練習就對了。

A：沒錯，從你們平常寫作、閱讀的時候，就可以慢慢練習了。大家時常覺得，學術論文寫作和作家的寫作模式不甚相同。但實際上，academic writing 和 creative writing 在做法上是異曲同工。歷史上，許多作家確實是藉著湧現的靈感，完成一篇篇的創作；但如今，有許多作家是藉由不懈的練習和資料累積，反覆增減修改來完成作品。寫作對於這些作家而言，就是一份工作，如同研究者把研究當成工作。練習是很重要的，我也希望同學能利用平時上課的機會，培養寫作的習慣，不要害怕它，無須規定自己一日要完成多少，肯寫、肯做就好了。當你習慣之後，它日後就會產生更大的幫助。

有時候，同學會問：「書看不懂，怎麼辦？」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只能鼓勵同學勇敢嘗試、努力付出，並請老師、同學給予解答。但我覺得，書看不懂、讀不完，並不是問題，倘若你沒有這方面的困擾，那你也不必念研究所，因為研究所就是給予有讀書問題的同學更扎實的訓練。

還有，同學盡量不要和他人比較，即使大家都是外文所的學生，但每個人不同的學習背景，造成了彼此程度的不同，這點是眼前無法立刻改變的，唯一能做的是，你可以思考自己要如何累積實力，努力趕上同學，而不是整日與他人比較、內心焦慮，卻沒有付出實際行動、努力學習。我發現：外文所的學生時常因為自己所知有限，自信心低落，其實沒有這個必要；學海無涯，我也會覺得自己懂的東西不多，再加上每個人學習的內容都不大一樣，比較彼我所學，沒有意義。善待自己、耐心累積，我想這才是最重要的。

研討會

Q: 我們剛剛主要是在談論研究生的寫作準備與心態調整，但其實要完成一篇研究還需要不同想法的注入，許多教授會鼓勵研究生參加研討會；但在研討會上經常會出現無法理解陌生概念，或是論文還在進行研究等狀況，若無法直接從中獲取新知，那究竟研究生應該如何藉由研討會來增進自己的研究呢？

A: 雖然可能因為不熟悉研討會議題而一知半解，但相對於完全沒概念，至少也有半解的收穫。要從研討會收穫多少是隨緣，若碰到一兩篇有興趣的內容，可以在提問時間發問，或是在休息時間時私下問講者。剛剛有提到論文進行中的狀況，但即使是已完成的論文，要在 15-20 分鐘內發表完，勢必會刪減許多內容，因此要整套學完是不可能的事情。與其求全懂，不如針對自己有興趣的部分與講者攀談，不一定要是演講的主題，只要其中有一點感興趣就可以交流，或事後自己搜尋相關資料。

Q: 雖然許多教授會鼓勵學生參加非自己研究興趣的研討會，但研究生該如何拿捏與自己課業、研究的平衡呢？

A: 我會鼓勵學生參加願意接受研究生論文的研討會。因為研討會是學者例行工作的一部份，如果未來要往學術界發展的話，早點接觸或爭取機會發表論文也不錯。若研討會在大台舉辦就可以直接進去聽聽看，觀察一下研討會進行的方式；但若舉辦地點太遠，就要衡量自己是否對研討會的主題真的很有興趣，畢竟時間也是很重要的考量。尤其是研究生外務多，如兼教學助理、接翻譯案子、在補習班工作或家教來賺取生活費，但若影響到研究所的學習就要謹慎考慮，還是希望以課業為重，若因外務而拖延到畢業一定是不划算的。除非所賺的錢是生活所需，要不然以現在外界對外文系所的評價，還是會鼓勵學生不要兼太多工作，早點讀完研究所，想工作再去吧。既然系上已經將研究所修課時程縮短到 2 年半，就不需要像以前在研究所待到 4 年。要安排事情的優先順序本來就不容易，但現在這就是練習取捨的機會。

研究夥伴

Q: 除了閱讀參考文獻、參加研討會等方式之外，似乎也有鼓勵研究生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讀書會分享彼此讀過的文獻。但大家各自都在忙自己的研究，究竟該如何找到研究夥伴共組讀書會呢？

A: 志同道合可以就兩個層面討論。一來是要對研究有興趣者，因為不可否認的，每個人的積極程度、手上的外務與可投入的時間都不盡相同，因此要先找到想做研究的夥伴。再者是要有共同的興趣，畢竟要專門為一門課成立讀書會是相當困難，更何況課程本身就類似於讀書會，因此應該依研究主題而開設讀書會，並招集同屆或不同屆的研究生，一起按照進度閱讀相關資料。綜合以上考量，便可以得知雖然共組讀書會是好方法，成功率通常不高。但我認為仍舊值得一試，舉例而言，若每人讀3本書，3人小組的讀書會便可以交流9本；雖然不是自己讀過，但至少聽過會留下印象，若是要自己完成則困難度太高，常有時間不夠的問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間分配與體力限制，正如先前所提到的不要和別人比較，因為每個人的現況是無法單靠「想要像別人一樣好」這樣的念頭來改變。研究生常有體力衰退的狀況，因此更需要瞭解自己的體力限制，若過度熬夜則會影響之後數天的表現與學習。可能有人必須每天睡滿8小時才能做事，但正因他體認到可運用的時間有限，因此會更加謹慎地安排，甚至是取捨出真正重要的任務。不斷地超時工作，忙碌於外務，但未真正處理最重要的論文，到頭來也是一場空。在忙碌的當下可能會因為覺得自己有在做事而感到滿足，但到最後成果卻沒有出來。因此對自己瞭解越多，選出最重要的事情，在經歷時間的累積下才能更加接近目標。對自己的瞭解也可以幫助時間管理，若是出10分力與出8分力的結果差異不大，那就可以將這2分力挪到其他事情上。

鼓勵學習

Q: 老師最近獲得傑出教師獎，在教學上真的非常地投入與傑出，而且又善於鼓勵學生—不只是在第一堂課上談論課程目標、分享過往學生的反饋，還會在臉書上給予學生建言。

A: 因為我知道學習要靠自己非常困難，學生要有強烈的學習動力非常困難，因此我會以不同的方式讓學生逐步達成目標。老師鼓勵學生學習，就像家長哄小孩吃飯一樣，若老師只是單純對學生說：學習有好處，不學後果自負的話，學生是不會認真學習的，正如告訴孩童吃健康食物的好處無法吸引他。因此要時常鼓勵他，每次多吃一口，多完成一個階段，來讓他達成目標。

我想教給學生的是能力，而在研究所階段就是完成研究論文的能力，論文內容則會因個別狀況而有顯著差異，而這能力要從平時練習累積而來。雖然剛剛的談論好像沒有包含知識，但知識其實也包含在完成論文的能力之中，因為研究有一部份是「自己找到相應的知識，並且去評論它是否恰當，然後用甚麼方式組合起來」。雖然講完成論文的能力看似簡單，但其實涵蓋的範圍是非常廣的，而這些能力是無法從老師依步驟指導就可以達成的。外文系所做的事情似乎令人難以捉摸，許多人也批評外文系的學習無用，但在學習與練習的過程中自然便可以體會其有用之處，外文系所注重的批判性思考便是如此。雖然有人追求客觀知識，但除了科學與數學的客觀事實之外，更多時候是需要表達對某觀點的同意與否及持有此看法的原因，而這便是個人思想的價值所在。

也正因外文系所學是需要累積實際演練後才會有所收穫，因此在學期初期會先鼓勵學生先練習幾周後再來看成效，穩住學生的心情，操練幾周後，學生便能完成最終的目標。剛進入研究所的確困難重重，但其實系上把研究論文的頁數調降到60頁，便是希望不要讓研究生壓力過大，能盡力完成研究論文，若要繼續研究可以選擇未來進修。目前我聽過延後畢業的原因，也有因為助理教學的工作時間衝突，而未按時修學術英文寫作；然而這些寫作課程除了規定為必修，也都應該要在特定的時間修習完畢，若論文進度已超過該課程目標而修習該課，像是研三下已在寫論文時，還在修以產出研究計畫為目標的學術英文寫作二，這便是浪費時間。產出畢業論文一定是第一優先，甚至是沒有其他外務都沒關係。

愛爾蘭文學

Q: 愛爾蘭學會似乎經常會舉辦電影欣賞或小說導讀的活動，老師本身也是愛爾蘭學會的一員並從事喬伊斯研究。想請問老師研究愛爾蘭文學的契機，以及對於將愛爾蘭與台灣狀況做對比的想法。

A: 很多對愛爾蘭有興趣的學者大多是從愛爾蘭與台灣的相似處開始，但我自己是對喬伊斯的現代主義與語言實驗感興趣，仔細了解愛爾蘭文化之後才發現與台灣的相似之處。雖然這兩個島看起來有許多相似之處，但細究的話還是可以發現兩者本質上的差異：以語言議題來舉例，愛爾蘭有愛爾蘭語和英語，雖然以愛爾蘭語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徵，但愛爾蘭人日常生活還是使用英語。台灣也有母語運動，但母語究竟是台語、客語還是原住民語？台語常被批評帶有沙文主義的色彩，如果要講台語才代表是台灣人，那麼說客語和原住民語的人呢？這樣的問題在愛爾蘭並不存在，因為與台灣相比，愛爾蘭的語言情境相對單純。如果我們要將他國文化與台灣相比，我們必須注意到文化差異——特別是提倡向國外學習的時候。取經於國外常出自於己身文化的信心不足，但他國是否真如傳說般好，有時也搞不清楚。

回到愛爾蘭學會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增進大眾對愛爾蘭的瞭解。愛爾蘭研究是大約是在80年代之後開始，因為愛爾蘭經濟起飛，並在90年代成為Celtic Tiger，因此大量資助關於愛爾蘭歷史與文學等研究。在那之前愛爾蘭研究並不存在，知名的作家如James Joyce、W. B. Yeats、Oscar Wilde等也是被歸入英國文學，直到近代才被歸入愛爾蘭研究。如何從愛爾蘭的角度閱讀文本便是愛爾蘭學會想推動的部分，而我自己也放下起家的Joyce，開始研究其他愛爾蘭作家。關於Joyce的研究，有兩大挑戰：一來許多學者投入，難以發展出新觀點；二來要做好Joyce的研究需要耗費非常多精神，而我覺得平平是花那麼多精神，要花在比較有意義的地方，因此我將重點轉向推廣其他愛爾蘭小說。這些愛爾蘭作品經常在國際得獎，但台灣大多對其感到陌生，也沒有翻譯本。先前有位朋友翻譯於1996年出版的《在黑暗中閱讀》(*Reading in the Dark*)，透過申請愛爾蘭官方的補助與獨立出版社的協助出版；該作品在國際享有盛譽，但在台灣卻鮮有人知。我除了在學會活動之外，也試著在課程帶入一些愛爾蘭小說，希望藉著一點一滴的累積，慢慢達到推廣愛爾蘭文學的目標。

開展論文的多彩：參與研討會

專訪陳宗佑學長

採訪者、紀錄者：曾詩涵

研討會論文

Q：請問學長，您是如何在課業、畢業論文、研討會論文的時間上取得平衡呢？

A：我在修課的同時，一般來說，會先思考期末報告的方向，也隨時會注意這陣子有哪些研討會徵稿，如果有與自己的期末報告主題相關，我就會考慮投稿。我覺得把修習課程和研討會連結起來不僅節省時間，而且可以學到更多東西，在編修與發表研討會論文時，還會得到一些新的想法，對我確定碩士論文的主題，或甚至是日後研究的走向很有幫助。

Q：那如果在研討會中得到的知識和自己的研究不相關，或是他們討論的東西是自己不熟悉的領域，那要怎麼辦？

A：可能的話，可以思考會議中聽到的知識，或其他人的研究方法，想想看這些能應用在哪些自己有興趣的研究主題上，或許日後能成為你書寫論文或其他報告的助力。

另外，面對有趣但不熟悉的會議論文，我們可以把握會後時間，和作者進行更仔細的討論，了解他如何構思論文主題及動機，之後有空也可以再查找相關著作，參考他使用理論的手法，一方面拓展自己的視野，一方面也可以吸收他思考問題的手法，化作自己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因此，我覺得和作者討論，無論與論文是否相關，確實很重要，也是我喜歡參加研討會的原因之一。

還有，因為你在完成一篇論文時，要向讀者說明你要陳述的核心問題是什麼，而在參加研討會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學習這些作者如何陳述、解決他的研究問題，並了解當今學界的研究走向。至於是否要同意他們的看法，我覺得這是其次。

Q：您剛才說您的研討會論文通常是依據該學期的期末報告發想的，那除了期末報告，學長你還會從其他角度發想論文嗎？

A：有。以最近要發表的研討會論文為例，它的內容延伸自另一篇研討會論文。我覺得研討會的主題確實很有趣，可以進一步將這篇研討會論文的內容延伸至比較理論化的面向。這也是我現在正在努力的。所以說，這篇論文是在課程結束之

後才生成的想法，算是課程以外的延伸。

Q：那你通常需要多久完成研討會論文？

A：不一定。有時候是寫好了才投稿，但有的時候是花時間寫好摘要 (abstract)，因為大會通常是依據摘要的內容來決定要不要請你來發表。我通常會用一天的時間來寫完摘要，完成之後，經過幾天的沉澱，我會再回頭檢視，找出問題，修改完整，至於 paper 就要看情況了。

Q：參加研討會時，常會發現有人還沒完成論文。

A：對，這個很常見，因為研討會我自己也會遇到這樣的狀況。有的時候是，我的論文已經完成，但是後來發現內容太長，再加上會議有時間限制，所以我就把文章的重點總括起來，以投影片形式呈現，讓與會者了解我的文章脈絡和思考方向，而不是從頭到尾地把文章念一遍。發表文章，形式可以非常自由，就看作者要如何規劃，唯一的目標就是，你要清楚地讓與會者了解你的文章在討論什麼議題，其他的都是其次。

文學的領域既深又廣，我們（或與會者）無法了解所有的文本和研究主題，所以作者就要把自己的作品濃縮起來，口頭發表時，達到清晰、流暢，也幫助聽眾在提問時，能清楚的了解你的主要構思，並提出問題，至於其他細節的部分，就讓部分有興趣的聽眾在會後與你討論吧！

事前準備

Q：那你如何找到研討會資訊的呢？

A：研討會的資訊可以透過很多管道得知，首先是系所寄發的信件，其次是留意各個學會的網站，再來就是教授和學術期刊的通知。

Q：這些研討會徵稿啟事通常會要求什麼，有格式要求嗎？

A：你通常必須繳交二項東西：前面講的摘要和個人簡歷。個人簡歷的內容只要簡述你的相關資訊（你的學歷、經歷、有興趣的研究領域、以及代表著作），幫助 moderator 在介紹講者的時候有參考依據。（有時候還會需要 CV，也就是完整的個人資訊。我建議大家自己就把相關資料列表存檔，方便需要時直接取用。）摘要非常重要，因為大會主要是依據這個，來檢視你的論文是否與研討會主題相關、發想方向是否合理，決定要不要採用你的文章。

Q：如果要出國參加研討會，食宿和機票的費用要由自己負擔？還是可以申請補貼？

A：若要出國參加研討會，當然還是要準備一筆費用，因為科技部（或其他單位）

審核補助的時間不一，有時甚至是要等到你出國時才會確定。同時，因為科技部只有補助來回經濟艙機票與大會註冊費用，所以自己還是要準備住宿與相關的旅費。申請補助要及早規劃，才能在時限內準備好申請資料，這些資料不外乎：有會議主辦者簽字的論文接受函，會議的基本資料，還有老師推薦函。

參與體驗

Q：你在選擇研討會的時候，是否會考慮主辦學校的專長領域，或是國內或國外主辦單位的基本資訊？

A：雖然 Predatory conferences 的問題在人文遠不及其他領域嚴重，我還是會先了解主辦單位的專長興趣與該研討會的發展概況，並且會試著了解以往在該研討會發表過的論文，了解他們的特色。再來才是關注會議的規模。

如同紙本資料一般，研討會也有分定期與不定期，但也有主題聚焦與否的差別。以在台灣舉行，與文學相關，規模較大的定期研討會來說，最知名的應該就是每年一度英美文學學會(EALA)年會與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CLAROC)。以我自己而言，只要有可能的話，每年都會去參加由台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 (TACMRS) 主辦的年度國際研討會。我覺得主題還算集中，每次都能得到不少新知。這也為我提供很大的幫助，不管是在培養研究興趣，結識同好，或甚至是獲得日後參與國際研討會的機會。

而以我參加過的國外研討會而言，可以依據主題討論的深度分為兩類。一類是分散式的主題討論：這類會議規模龐大，出席學者眾多，發表的文章種類繁多，會依據各場次訂下的主題進行討論。好處是可以拓展視野，了解該領域的廣度和發展的可能性。我於今年五月於卡拉馬祖 (Kalamazoo, MI) 參加的世界中世紀研究大會 (ICMS) 就類似這樣，用中世紀的語彙形容，確實帶給我朝聖的感受。

另一類則是聚焦式的討論，針對特定作家或作品進行討論，可以得到比較深入的意見，以及一窺學界的發展歷史。這正是我在十月中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罕 (Birmingham, AL)，參與以北美地區學者為主的彌爾頓會議獲得的收穫。

即便如此，大家投稿研討會，並不需要考慮那麼多，也沒有必要排斥規模比較小或沒那麼知名的場合。我去年曾在北科大應英系主辦的研討會發表論文，收穫出乎意料的多。我前一陣子也在師大觀摩第二屆研究生文學與文化研討會，規模雖小，主題也略顯廣泛，但在其中了解許多研究生同行的研究成果，確實非常精彩。

Q：和國內外學者互動的經驗有什麼不同？

A：以國內研討會來說，我有時會遇到認識的國內教授或學者，聊天的內容主要聚焦在他們現在正進行的計畫，學界的現狀，甚至是各自的近況。和國外學者聊天，就會著重在他發表的研究。我在國外研討會和那些學者們聊天的經驗中，我覺得他們塑造的談話氛圍輕鬆自在，並不會有距離感。

Q：在會議中聽到有興趣的研究內容時，你會如何把握時間和發表者互動，並認識對方？

A：在研討會上認識其他人是另一項重要的收穫。在研究所裡，每個同學與老師有興趣的領域都不太一樣；但是在研討會，特別是主題較集中的研討會裡，你比較有機會遇到興趣和自己更接近的人，彼此聊天的話題也就能更深入，在過程當中，你也能發現一些對自己日後的研究很有幫助的訊息。回歸前述問題，如果我在會議中對發表者提出的問題有興趣、或者它和自己的研究相關，我會利用問答時間或茶敘時，當面和他們進行交流。

給研究生的建議

Q：你覺得研究生可以從哪些研討會開始投稿？

A：前述講了許多研討會，都樂意研究生參與發表。簡言之，只要有興趣的，就去試試吧！

Q：在台灣，碩士生會覺得自己準備還不足，所以投稿研討會論文比較不踴躍，能請您給予一些建議嗎？

A：我到美國參加研討會，裡面有很多碩士生發表論文，有些還是大學部的學生，這在國外很正常，因為學者有這個共識：一個研究領域要長久發展下去，必須有新生的力量源源不絕的投入，這些年輕的學生，就是這個支持的力量。因此，這些研討會很樂意提供機會給這些資歷較淺的學生一個發揮的機會。

比較文學

Q：聽說學長即將要參加比較文學學會舉辦的國際研討會，可以請你介紹一下，以外文系的研究而言，比較文學目前有哪些主要的研究方向嗎？

A：要了解比較文學的研究方向之前，我得先從它的發展歷史談起。一般來說，比較文學的歷史脈絡，可以分為三個學派：歐洲學派、美國學派、以及所謂的中國學派。

首先，比較文學的概念是來自於歐洲，從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起，學者開始嘗試跨越文化和國族的疆域，討論不同作家、作品之間的相互影響，並要有足夠的歷史實證作為論述基礎。但必須注意的是，歌德的「世界」指的是當代歐洲，最初的比較文學形式，也比較限於歐洲的文學文化探討。

接著，比較文學到了美洲之後，因為美國政治經濟在二十世紀時開始強大，想開始做比較文學研究，但苦於缺乏第一手歷史資料，所以向外開展出「主題式」的比較研究，不看重作家彼此之間的影响，而是對於作品中共同出現的主題，進行平行對照，例如顏元叔先生對 John Keats 的 *Lamia* 和白蛇傳，針對東西方文學中的人蛇戀主題進行比較。

第三種，用西方理論來解釋文本——甚至是中國式的文本，這樣的做法源自於台灣。以上三種比較文學方法，一開始都以原文文本為依歸，並視為理所當然，進行比較研究，但後來發現，很多時候作者本身根本就沒有讀過原文，像是 Homer 的史詩原是用古希臘文寫成，今人能讀懂原文者甚少，反而是翻譯本流傳極廣，影響甚大。因此，在今天的比較文學，翻譯的研究就成為重要的主題。翻譯本成為研究主體，使得了解譯者如何在翻譯的過程中，受到不同外在因素的影響，對作品進行改寫，並進而對文化和文學的發展產生影響。這樣的討論在今日很受重視，如今年比較文學研討會的主題，是想討論如何以生物性 (biological) 的角度連結過去、現在和未來，而翻譯正好提供了這個連結的關鍵。

Q：可以簡單介紹你如何發想你要在比較文學研討會發表的研討會論文嗎？

A：我這次要討論 Tom Stoppard 於 1992 年寫作的 Arcadia。在今天有許多人討論這部劇和科學、後現代的關係，而其實 Arcadia 主要在談論生死的問題，這也是 Et in Arcadia ego 這句拉丁文的意義：死亡亦存在於理想世界中。因此，生物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所以我就試著從這裡出發，連結翻譯，庭園，以至於劇中的現代學者，討論這部劇如何處理文化交流、物種交流的問題。

Q：您會考慮把這次的研究應用在彌爾頓的論文上嗎？

A：毫無疑問地，彌爾頓《失樂園》中的伊甸園也奠基於類似的理想世界。這一方面滿足我們的想像，卻同時又使我們了解曾經擁有而無法回復的純真與美好。但除此以外，顯然還有很多研究要做，才能把兩者連結起來。但不管怎說，知識的累積和擴充是研究者的工作，因此，我覺得研討會對我很重要的部分是，它幫助我累積知識經驗，也認識許多可以請教的人，這都是課堂上未必可以獲得的寶貴經驗。

2017 彌爾頓研討會

撰稿者：陳宗佑

承繼我之前發表的研究主題，並奠基於之前兩次出國參與國際研討會的經驗，此次前往位於美國南方，已有二十餘年歷史的 2017 彌爾頓研討會 (2017 Conference on John Milton)，確實是十分有趣的經驗。首先，有別於國際研討會，此會議特別聚焦於北美（特別是美國）的彌爾頓學術圈。儘管如此，這並未減損學術會議的價值，反而更能清楚呈現學術圈的實際運作與樣貌，對我確實有相當大的啟發與助益。以下將詳述本次參與研討會的經過。

經過兩次轉機，長達二十四小時的航程，我來到了阿拉巴馬州伯明罕 (Birmingham, Alabama)，才意識到：這個城市不僅是六零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的核心，也是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下獄並寫作知名書信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的地方。雖然這與彌爾頓這位十七世紀英國詩人並無直接相關，但他清教徒的身分與其民權思想，不僅對美國文化有重大影響，更為日後黑人民權運動提供強而有力的基礎。本次大會來自 Occidental College 之 Promise Li 講述十九世紀黑人女性詩人 Phyllis Wheatley 的彌爾頓式詩學便是明證之一。

位於大會地點的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罕分校 (University of Alabama-Birmingham) 雖是美國醫學研究重鎮之一，但其英文系也有兩位優秀的彌爾頓學者：Alison Chapman 與 David Ainsworth。他們不僅擔綱本次大會的主辦工作，也均有在場發表論文。甫完成 *The Legal Epic: Paradise Lost and the Early Modern Law* 一書，Chapman 便以 “Milton in a World of Bonds” 為題，講述作家筆下與現實世界面臨的契約關係。Ainsworth 除發表論文，講述詩作中的音韻如何暗示彌爾頓反對傳統三位一體之神學觀點，也擔任會中表演節目《力士參孫》(Samson Agonistes) 的導演。由他們的投入與本次研討會的良好成果，足以證明系所與學校的投入確實十分重要。

在第一天的註冊程序及與會者的相互寒暄介紹之後，第二天正式進入會議主要議程。上午九點 John Rumrich 的開幕演說以 “Milton’s Night at the Opera” 為題，介紹彌爾頓於義大利遊歷時觀賞歌劇的經過，並試圖以此探究日後詩作中複雜多元的音樂主題，以及這個主題對彌爾頓詩學、美學與宗教思想的影響。

在短暫的茶敘時間後，其後的分場報告隨即開始，均分成四組舉行。首場，我參與了 The Pleasure and Perils of Ritual，其中由三位研究生分別發表自己對彌爾頓

詩作中的宗教與秘教主題的詮釋。首先，Michael Gadaletto 探討彌爾頓早期田園悼歌 *Lycidas* 如何藉由哀悼昔日同窗 Edward King 之死，直指當時社會弊病，並將 King 的英年早逝歸咎於英國國教的敗壞與母校劍橋的衰微。兩者皆落入浮誇的形式主義，喪失其作為護衛者的天職。其次，Trent Sanders 以從彌爾頓早期 *Nativity Ode* 與晚期《復樂園》之間整整四十年的間距為引子，探討後者對聖禮的詮釋。換言之，耶穌成功抵抗撒旦的誘惑，代表著精神意義戰勝宗教儀式與物質享受。最後，Matthew Smith 以煉金術為基礎，探討《失樂園》中夏娃如何因企求自然的秘密，受到感官的誘惑，進而墮落。

在第二場發表中，Thomas Festa 以彌爾頓知名的無韻詩學開始，講述《失樂園》中少數但明顯的押韻，如何與人類墮落之現狀密切相關¹。Seth Herbst 跳脫原作詩行，探討當代波蘭作曲家潘德列茨基 (Krzysztof Penderecki) 的歌劇《失樂園》如何以音樂手法呈現人類的墮落。

第三場發表聚焦於婚姻。這不僅是彌爾頓中年政論的核心，也是晚年詩作的重要主題。Emily Stelzer 探討墮落前亞當與夏娃婚姻，以及其中之神秘與儀式性如何呈現聖禮的完美。Sarah B. Valles 則以詩中之「交談」(Conversation) 一詞探究新教與彌爾頓婚姻的理想。

接下來的第四場，即是我發表的場次。本場次由資深彌爾頓研究者 William Shullenberger 主持，題目為「理性的界限：夢境、愚蠢、瘋狂」(The Limits of the Rational: Dreams, Folly, and Madness)。Courtney Parker 以夏娃的夢魘開端，探討夢境預示未來不僅是個自古典與中世紀以來的重要主題，也是詩中人物經歷神聖的門徑。在我的報告之後，Maura Brady 以障礙(disability)探討彌爾頓晚年力作《力士參孫》主角的愚蠢與眼瞎，如何使得這個角色為社會與自身的疏離。在本場的問答中以及主持人的建議下，我也了解到，彌爾頓晚年詩作中瘋狂與神聖往往只有一線之隔，在外人面前甚至沒有分別。而他中年時期政論中指責他人瘋狂的行徑，往往也與當時十分激烈的政教爭論環境密切相關。這不僅提醒我注意同時代人（及彌爾頓批評者）之相關著述，並提醒了我：彌爾頓晚期著作中，將自己與古典文學中先知相比，並試圖「向人闡釋神的道理」等作為，在他所處的現代確實是風險甚高且瘋狂的手法。

第二天晚上，除例行晚宴外，尚有前述之戲劇演出，這不僅讓我們能以表演的方式欣賞案頭劇，也能領會此劇寫作時口語傳播之過程。席間交換對文學作品的閱讀經驗與教法也是非常愉悅的經驗。

¹主辦者之一 David Ainsworth 亦在本場發表，因之前已有描述，在此就不重複介紹。

第三天早上第一場，以彌爾頓的短詩為主題。首先 Shullenberger（即前一日個人發表場次之主持人）以彌爾頓早年致贈牛津大學圖書館員 John Rouse 詩集所附之拉丁文頌歌，探究當時環境之艱難，以及圖書館與學院在此環境護衛傳統與學術自由的使命。接下來，Dianne Berger 帶領聽眾細讀 “On the Late Massacre in Piedmont” 這首知名的十四行詩，除詳細解說其中寫作手法，並以預言方式詮釋其意旨。最後， Laura DeFurio 以同時代重要政治人物 Henry Vane 為題，探討彌爾頓如何看待他戲劇化的一生，無論是他從政，受到萬民愛戴，以至於因容忍不同信仰遭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下獄處死。

接下來，也是研討會最後一場分場發表，主題為彌爾頓的理想政治。首先，Carl Sweat IV 以彌爾頓筆下的撒旦如何呈現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論述中具有美德表象的君主以及其執意反抗上帝之固執不通，進而呈現基督教真實且理性的真理與美德。最後，知名彌爾頓研究大家 Stephen Dobranski 則以英王查爾斯一世（Charles I）之死（謀殺/處決）探討這個影響彌爾頓甚巨的重要歷史事件，如何受到當時代人（以及彌爾頓本人）解讀挪用，進而成為最佳的文本。其中針對國王臨死前的戲劇化展演的多重解讀，特別值得我們注意與了解。

在研討會的最後，是來自加拿大 Brock 大學，也是美洲彌爾頓協會（Milton Society of America）主席 Elizabeth Sauer 針對彌爾頓日常筆記書（Commonplace Book）的研究發表專題演說，針對作家的閱讀習慣與日常生活有詳細介紹。

中午獨自在當地美術館短暫參觀休息後，參與在會後需額外付費的晚宴，我與數十位與會者前往伯明罕民權協會（Birmingham Civil Right Institute）參觀，其中詳述黑人民權運動的歷史，並展出相關文物與影片，讓我們更能了解這個美國南方城市的歷史。在晚宴上，我也從其他參與者身上，了解這個大會二十多年的歷史。他們多年的參與不僅見證一個學術圈的建立，更印證傳統的源遠流長：有許多曾經以學生身分參加的與會者，在他們成為教授時帶著學生發表於相同的研討會。我也從 Charles W. Durham 與 Kristin Pruitt 兩位本研討會的創始成員之現身說法，知道這個以北美為主的彌爾頓研討會，如何從一兩個人發起，進而成長茁壯。

本次會議是大會首次從田納西州 Murfreesboro 移師至阿拉巴馬州 Birmingham 舉行。兩年之後將會在同樣地方舉行，屆時並會有兩個獎項頒發，鼓勵發表最佳論文者，亦支持尚未在學院取得終身職之發表者。

總結而言，雖然這個會議並非以國際標榜，但從與會者的參與以及所見論文的水準，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學術社群的形成及向心力。這是我們時常以國際化自居的台灣學術界，特別需要注意的事。

第五十二屆世界中世紀研究大會

撰稿者：陳宗佑

此次前往美國卡拉馬祖，參與第五十二屆世界中世紀研究大會，確實令人大開眼界。用十足中世紀的語彙形容，本次出行確實是個「朝聖」的經驗，特別是對我這個不以中世紀為主要領域的年輕研究者而言。雖說各場次的深淺、水準、範圍都不一定，但這確是讓我見識到今日中世紀研究的多元面貌，並可直接目睹以往只能在文章書籍中才有機會看到的知名學者。總括來說，是個非常奇異的經驗。

即便如此，本次研討會持續三天半，匯聚了將近六百場次，這可以讓各式學者找尋到適合自己參與的場次。每個人甚至都可以找到超乎自己能力與需要的場次。有鑑於此，我也必須做一些取捨，參加的場次也以聚焦研究方向的圓桌會談以及喬叟相關為主。例如，第一天由中世紀研究知名期刊 *Exemplaria* 贊助場次（編號 29），六位學者各自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簡述自然與生態這兩個概念在中世紀文學與歷史中的表現與應用，並同時比較兩者的優劣。本場次最後，研究中世紀怪獸與巨人著名的 Jeffrey Cohen 以 “Unnatural” 為題，提醒我們自然在中世紀強大的流動性，間接提醒我們現代生態論述的不足。同日下午的 “Gender and Species: Ecofeminist Intersections” 圓桌會談（場次 66），探討女性主義與生態論述兩大理論系統的匯聚。其中 Melissa Ridley Elmes 講述喬叟《騎士隨從的故事》其中公主與雌鷹因性別而生的同情與親近，如何與敘事者（騎士隨從）本身的女性化特徵相連結，題材雖然不算新穎，但確實呈現出對父權制度的抵抗與質疑；Wendy A. Matlock 探討中世紀英語知名論辯詩 *The Owl and the Nightingale* 其中兩種鳥在相互拮抗之餘如何因共同的雌性身分相互輝映，成為女性權力的禮讚，並可能預示了如 Donna Haraway 所述兩種生物差異的後現代化裂解；本場次最後 Liberty S. Stanavage 進入十七世紀，探討女性詩人 Aemilia Lanyer 的莊園詩 “Farewell to Cookham” 其中生態環境與女性的相互依存關係，兩者如何成就自我形塑概念，並藉由引用奧維德《變形記》其中 Echo 與 Narcissus，對自然與女性產生質疑。雖然稍微脫離中世紀，個人認為十分新穎，並認為這或許預示了之後英國政治保王黨與人民的衝突，以及日後彌爾頓《失樂園》中的夏娃。場次 115 呈現了四則美國大學生的研究成果，內容從以認知科學了解《貝奧武夫》的宗教信仰內涵至用精神分析與酷兒理論理解中世紀傳奇。其中，Aubrey Connors 講述喬叟《百鳥議會》中自然與愛神兩者相互抵抗與合作的關係，融合理性與熱情，雖不能完整關照的全詩的宇宙觀，但確實對這首短詩提出了不錯的見解，在本詩為女性主義論述打開新的門徑。

第二日我參與了兩場由《喬叟研究》(*Chaucer Review*)期刊贊助的場次“Chaucer’s Voices”。其中第一場(189)以“Frame versus Core”為題，探討喬叟筆下傳統與作者以及作品中敘事框架的兩個重要主題，討論範圍遍及喬叟早期與最晚期作品，足以讓大家了解喬叟身為第一位英文作家的創作歷程。無論是 Jacob Couturiaux 講述《名人堂》一詩中對權威(authority, 亦可以作者解)的塑造與挑戰，Steele Nowlin 描述喬叟詩作中的聲音與物質描述，Robert J. Meyer-Lee 解說《商人的故事》中的多重敘事者，或甚至是 William Rogers 以創傷貫穿全本《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論點，都能使筆者獲益良多。下午場次名為“Truth versus Trumpery”，呼應當今美國政治現況，其中 Chad Crosson 以喬叟少見的政治詩“Lak of Stedfastnesse”講述政治領域內語言的重要性。換言之，這首詩不只是要人(特別是當今君主)注意自身道德與性格的脆弱，也是語言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的斷裂。雖然這大概很難融入當今文學理論框架，但這確實提醒了我們本詩的文學意義。

接下來即是筆者自己發表的場次(309)。本場次以“Order out of Chaos”為標題，探討中世紀文化的衝突與解決，並特別延請來自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從事數位人文中世紀研究的 Brent Moberly。相較於個人針對喬叟《百鳥議會》中愛的衝突與解決以及這些主題於十四世紀英國政治的意義，同場次的另外兩位講者均以騎士傳奇為本：身為本場次的組織者，Carolyn F. Scott 講述十五世紀中古英文傳奇 Sir Gawain 與其主人翁的神奇故事：自其出身怪異，成為暴戾少年，並在知道自己的出身後，幡然悔悟，歸順教廷，並打擊異教徒，進而成為聖人的神奇故事。這顯示了宗教信仰如何將暴力轉移至正當目的，並能造成好的結果。這可說與十字軍東征(Crusade)密切相關。在同樣的宗教對立母體之下，他也提到 *King of Tars* 中基督宗教如何轉化異形的神蹟，並間接促使異教徒改宗的神蹟。蘇其康老師隨後即以 *King Alisaunder* 講述這位於戰亂中壯大，進而征服世界，貫通東西，以至於對抗命運的知名歷史英雄。三者內容雖各異其趣，但確實呈現了中古英文文學的各式面貌與想像。我從中也獲益良多，特別是在看待愛神神殿中那些因愛而死的歷史與神話人物，獲得了一些不同的想法，這可以對我日後修改論文與發表時有所幫助。

之後當然還有參與其他場次，在此舉三個例子。首先是由(美國)中西部中世紀學會(Medieval Association of the Midwest)贊助，討論中世紀精神與教學方法(Medievalism and Pedagogy, 場次 440)，其中遍及維多利亞小說(Arthur Conan Doyle’s *The White Company*)直至今日西方(特別是美國)在面對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問題。雖然大異其趣，但這些例證確實提醒我們中世紀深遠的影響，至今仍清晰可見，在教學上的實益甚大。而場次 536「組合亞瑟王」(“Assembling Arthur”)提示我們亞瑟王傳奇多元的來源且複雜的傳播過程。其中 James C. Staples 以「閹割恐懼」的看法閱讀《高文爵士與綠騎士》，正好呼應 115 的閱

讀方式，足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至今在美國學界仍有相當的影響力。除論文發表外，我還參與了由 SALVI 舉辦的拉丁文教學示範（場次 465），親身體驗百分之百古典語言環境。雖然我對此有點懷疑，拉丁文聽力理解也有些困難，但確實感受到講者投入古典語言教學的熱忱，值得進入早期文學研究的我們多加注意：語言的精髓在於口語與實用，而非形諸於文字而已。

除內容十分多元的場次以外，大會也集結了英美各地知名學術出版社，展出最新中世紀相關的出版品。雖說在網路發達，資訊交換迅速的今天未必非常重要，但實地觀察出版，對瞭解學術現況有相當的助益。除此以外，我也從中獲得一些與日後研究學習相關的參考書籍，算是收穫頗豐。本次大會還啟用全新的 Valley Dining Center，環境優美，景色宜人，菜色也十分不錯，給與會者非常良好的休憩與用餐環境。

本次出行，除參與大會外，我還順便拜訪了兩位友人。其一是居住於芝加哥北郊的 Villa Ho。他除了接機，並讓我借宿一晚外，也帶我前往附近的 Independence Grove Forest Reserve，一覽當地自然景觀。期間我們許多針對當地教育與生活環境的討論，對我十分有幫助。除此以外，我更感謝在西密西根大學（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研讀古英文，攻讀博士學位的黃怡親女士。她除了是我在台灣大學期間結識的學姊，也是台大外文系的系友與研究所畢業優秀校友，更是時常在臉書上交流的朋友。她更開車帶我往返芝加哥與卡拉馬祖，可說十分辛勞。路上我們也對當前學術現況與各自近況交換非常多意見，此次異地重逢，可說是非常愉快，堪稱此行最大的收穫之一。

除此以外，我還要感謝台灣古典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學會（TACMRS）與 Carolyn F. Scott 教授給我區區一個研究生這個難得的機會，代表學會與世界相關組織從事交流。同時也要感謝劉雅詩老師，啟發我對中世紀研究的興趣，也對我寫作本篇論文提供相當多有助益的批評與意見。最後，當然也要感謝科技部的補助，讓我減輕了不少旅費負擔。

The Challenge from the East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by Hsu Yun-Han

On the basis of Yang Ming-Tsang's essay, Arthur's court and the Green Knight's castle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West and the East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To examine the authority in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we need to analyze how females—Guinevere and Morgan La Fey—exert their power in court and how their interaction carries out the Christmas challenge. Using Westerners' bias towards the East and their pride in their own identity, the Green Knight in the Christmas game empowers himself, manipulates Arthur's court, and weakens the power of this Western cou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West and the East are represented by Arthurian court and the Green Knight by the court's relation to Troy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knight's exotic appearance. Professor Yang notes that "the narrative begins by glorifying Arthur's court as . . . the very epitome of the European/Western civilization" (114). Although Arthur's court displays glorie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Green Knight disrupts the harmony of their feast. With a gigantic size, foreign greenness, and a bush-like beard, the Green Knight represents a threatening figure from the Islamic East (Yang 117). As the story goes on, the Green Knight reveals his true identity as King Bertilak from Hautdesert who acts under Morgan La Fey's order; hence, the Green Knight's intrusion to Arthur's court may be regarded as a challenge from the East.

Morga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astern culture, not only sits at the highest seat with "the lord politely beside her" (964) in Bertilak's court, but plays the goddess in Eastern religion which strongly affects the whole Eastern culture. In comparison, Guinevere influences the Arthurian court as she "graces their midst" (74) and glances at the knights. Regarding Guinevere's power over the Western court, Geraldine Heng

argues that the Queen not only “evok[es] the puissance and grandeur of the Arthurian court” but “dominate[s] and shape[s] the destinies of men” (501-02) when she sits in the midst of the court with treasure collected from the East. Thus, when Morgan (the goddess among the pagans) decides to “have grieved Guinevere and caused her to die through fright” (2460), she embodies the wild and unpredictable Eastern power which attempts to shake the basis of the Western culture; furthermore, Morgan even objectifies Guinevere by “claiming Guinevere for its subject” in her challenge (Heng 502). By disguising Bertilak as the horrifying Green Knight, Eastern Morgan drags Western Guinevere into a Christmas game to shake the Westerners’ beliefs in their superiority and dominance.

Not directly challenging Guinevere herself, Morgan chooses the Eastern Green Knight to challenge Guinevere’s Western defenders. In chivalry, Guinevere civilizes knights with her lady-like company, saves their souls by allowing them to fight for damsels, and helps them develop chivalric codes with “[her] gracious and honourable manner” (Morgan 267). In brief, Guinevere transforms these violent “mobs” into her noble and honorable knights with courtly love in chivalry. In the encounter with the Guinevere’s knights, Morgan has to create her own servant by changing Bertilak into her magical Green Knight.

The challenge from the East begins when “[the Green Knight] rides in . . . / driving to the high dais, danger un-fearing” (221-22): placing himself in front of the high seats without fear, the Green Knight asserts his power in Arthur’s court. Moreover, at the moment of his entrance, the Green Knight makes “many a knight afraid, / and all stunned” (241-42), forcing the whole court into submission by arousing their fear and astonishment—or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Western court are turned into immobilized objects by the Green Knight’s gigantic body and his fearful gaze.

Furthermore, by offering an axe for a Christmas game, this Eastern knight displays “true” violence in feast. For the Western knights, violence in Christmas is merely joyful jousting game where no harm comes from the loss; nonetheless, in Bertilak’s Eastern court, the violence for celebration comes in the form of hunting which aims to kill with skills and calculation. Thus, when the Eastern threatening violence appears in the Western feast, Arthurian knights are all too scared to make proper reaction.

To further destabilize the Western culture, the Green Knight questions and manipulates the leader’s identity. First, the Green Knight weakens King Arthur’s power by doubting his position in the seat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Searing, “[t]he courtiers are se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cial hierarchy” (259); the place one sits represents the amount of power one can control in the court. In Arthur’s court, Guinevere sits at the middle of the high seats as the dominant power of the Western court with “good Gawain . . . by Guinevere beside, / and Agravain a la dure main on the other side” (109-10). In other words, the people closer to the central power are King Arthur’s nephew, not the King himself. Instead of sitting beside Guinevere on the high seats, Arthur stands “before the high dais” (250), causing the confusion and displacement of the authority in court. “Arthur’s absence from his appropriate position means that . . . the challenger is either unable to tell who is the ruler of the court, or is able plausibly to pretend that he cannot tell” (Spearing 14); therefore, by using this confusion of authority based on the seating arrangement, the Green Knight “mount[s] a direct challenge” (Yang 115) to the Western King’s authority. Moreover, refusing Arthur’s invitation to rest, the Green Knight weakens Arthur’s influence when Arthur can no longer arrange and control his court. The Green Knight not only refuses Arthur’s invitation but also directly addresses the man on the high seats: “He that on high sits: / To dwell any while in this dwelling was not my errand” (256-57). The

person Green Knight chooses to answer is not Arthur; instead, since “[t]he sovereign mid point is . . . occupied by Gawain,” Gawain becomes “Arthur's surrogate for the purpose of answering the Green Knight's challenge” (Spearing 15). Later, Gawain even “replaces” Arthur when the chivalric knight volunteers to take the Green Knight’s offering to strike.

Aside from doubting Arthur’s authority in order to imbalance the power structure in Arthurs’ court, the Green Knight also uses Westerners’ self-expectations and their bias toward the East to lure them into the “peaceful” Christmas game. To persuade the court into accepting his Christmas game, the Green Knight firstly praises the Arthurian court with the image they construct for themselves. Praising the court with phrases such as “steel gear” (260) and “pure sports” (262), the Green Knight emphasizes their military force to lure Arthur into relating the Christmas game with fights. Since Arthur yearns for “mighty marvel” (94) or “some true knight / To join with him in jousting” (96-97) in the celebration, the Green Knight’s implication triggers his interest. Despite the Green Knight’s claim of peace with the absence of his armor, Arthur answers that “[i]f thou crave battle of armor bare, / Here failest thou not to fight” (277-78). Arthur’s reply shows that he neither doesn’t understand nor care about the Green Knight’s request but interprets other’s invitation with his own assumption. Although the Green Knight holds a holy branch, Arthur and his court pay it little attention and even view it as a weapon: “To Arthur and his court, the holly bob is . . . of little account” (Yang 119). As a symbol of peace, the holy branch is only described in one line as “greatest in green when groves are bare” (207), a statement that focuses on the branch’s foreign greenness as the hue of otherness. In contrast, the axe is described in thirteen lines to thoroughly explain the threat this weapon may pose, implying that the Arthurian court merely stares at the axe without taking the holy branch’s peaceful offering into consideration. For these Westerners, the holy

branch may even be “reminiscent . . . of a club” (Yang 119) held by barbaric Easterners. Christmas game shall bring peace as “Christian values . . . promote exchange without the will to power or desire of domination” (Yang 120), but the Westerners’ prejudice and hatred towards the Green Knight are already provoked since “the Green Knight . . . is a body of difference . . . to be either conquered or eliminated” (Yang 116). In Arthur’s court, the Green Knight’s body image changes from “a dreadful man” (136), a “half giant” (140) to an inhumane “giant” (149) against which it seemed “no man might / his mighty blows survive” (201-02). Without even knowing his intention, Arthur’s court already viewed the Green Knight as a threat who brings death. Thus, when Gawain takes the axe, Arthur suggests him to kill this threatening Green Knight. Interestingly, as if already expected, the Green Knight “let[s] the naked neck to the stroke show” (420), welcoming the Westerners’ desire to eliminate otherness and the British race’s battle-loving nature turn the “peaceful” Christmas game into a frightening beheading game.

After being beheaded, the Green Knight holds up his head “towards the dearest on dais addresses the face” (445), declaring his challenge to Guinevere, who still remains on the high seat as the stable core of the Western court. Though Guinevere is not frightened to death, the Green Knight gives Arthur’s whole court almost a heart strike by his magical survival after being beheaded.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the East challenges the West as Morgan La Fey (the Eastern religious representative) uses pagan technique to “create” the giant-like Green Knight in an attempt to frighten the Western court. With the Eastern elements like foreign greenness, the gigantic body, and the magical power to survive after losing his head, the Green Knight gains his power in the Western court by triggering the Arthurian court’s fear. When he challenges King Arthur’s identity as a governor, the Green Knight starts to destabilize the court’s power structure.

Furthermore, to persuade a Western kn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hristmas game, the Green Knight manipulates Arthur with the Western King's desire for adventures, his pride for his court's image, and his bias towards the East. Inviting Gawain—who enjoys great power in the Arthurian court—to the Eastern court, the Green Knight may return to his true identity as King Bertilak to exert his power on the lonely Western knight.

Works Cited

- Heng, Geraldine. "Feminine Knots and the Other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PMLA* 106.3 (1991): 500-14. *JSTOR*. Web. 3 Jan. 2016.
- Morgan, Gerald. "Medieval Misogyny and Gawain's Outburst against Women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97.2 (2002): 265-78. *JSTOR*. Web. 2 Jan. 2016.
-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Trans. James Winny. Peterborough: Broadview, 2011. Print.
- Spearing, A. C. "Central and Displaced Sovereignty in Three Medieval Poems."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33 (1982): 247-61. *JSTOR*. Web. 4 Jan. 2016.
- Yang, Ming-Tsang. "The Thin(g) Difference: Objects and Others in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Sun Yat-sen Journal of Humanities* 39 (2015): 113-32. Web. 28 Nov. 2015.

Jonas Kaufmann 獨唱會

藝術歌曲的詮釋

撰稿者：曾詩涵

尤納斯·考夫曼（Jonas Kaufmann）是當今歌劇界最受擁戴的德國男高音。自從他在 2006 於大都會歌劇院與女高音蓋兒基爾（Angela Gheorghiu）搭檔演出《茶花女》後，便一躍成為一線男高音，受邀於歐洲各大劇院演出。考夫曼的角色範圍極廣：從比才的唐荷西（《卡門》）；馬斯奈的維特（《維特》）；古諾和白遼士的浮士德（《浮士德》和《浮士德的天譴》）；威爾第的艾佛列多（《茶花女》）、曼德利可（《遊唱詩人》）、拉達梅斯（《阿依達》）；普契尼的魯道夫（《波希米亞人》）、卡瓦拉杜希（《托斯卡》）、騎士格里歐（《瑪儂·萊斯考》）；到華格納的齊格蒙德（《女武神》）、華爾特（《紐倫堡的名歌手》）、羅恩格林（《羅恩格林》）、帕西法爾（《帕西法爾》）。從早年的抒情男高音，逐步拓展至寫實主義和華格納英雄男高音，考夫曼對角色性格有強烈的刻劃、其獨具性格的聲線征服每一次挑戰，再加上他英俊挺拔的外表，深深打動全球無數樂迷的心，繼三大男高音之後，考夫曼成為這個世代最亮眼的男高音明星。

2017 年 11 月 8 日，考夫曼來台，為他的亞洲巡演揭開序幕，而這也是他在縱橫樂壇多年以來第一次來到亞洲舉行獨唱會。考夫曼在當晚的曲目安排上，毅然跳脫他所擅長的歌劇領域，轉而挑戰藝術歌曲：除了德語作品以外，還加入了法國作曲家杜巴克（Henri Duparc）的法語歌曲，和李斯特（Franz Liszt）饒富歌劇風格的義語歌曲。而其跨領域、跨語言的藝術嘗試，是吸引我聆賞的另一原因。在此篇評論中，我會首先評述考夫曼在德語歌曲的表現，接著討論他在詮釋法語和義語歌曲的表現，最後簡單地概論藝術歌曲表演者，在詮釋不同語言的作品時之困難：歌者必須具備良好的語言能力，才能演唱好以其他語言寫成的藝術歌曲嗎？

在獨唱會中，考夫曼以舒伯特的四首歌曲開始：第一首“Die Forelle”（《鱒魚》），歌唱家在處理上升五度音形上稍微走音，儘管他努力地想用咬字塑造氛圍，卻因為走音而無法給予曲子足夠的意境，馬失前蹄地結束這首歌曲，頗為可惜；第二首“Der Lindenbaum”（《菩提樹》），考夫曼的音準稍有改善，但中低音域聽起來略悶，強弱音的對比也略顯平面，在鋼琴伴奏稍微放慢速度的時候，歌手在速度的變化上可以再自然些；之後在舒曼的 Kerner Lieder（《克涅聯篇歌曲》）時，考

夫曼應用戲劇嗓音所製造的張力，稍損音樂線條的美感，無法完美表現出歌曲中的詩境，亦無法平衡聲韻和節奏來傳達音樂的意象。舒曼歌曲的美好，在於他以抒情、飽滿的音樂彌補文字的限制，把詩歌中的景象和敘述者的情感融合地無懈可擊—如同蔚藍的湖上，一陣陣輕淺如羽的水波，靜謐的擺盪—沒有浪打穿心的戲劇震撼，而是涓水長流地細膩呈現出內心起伏。不同於歌劇的大鳴大放，演繹者在演唱藝術歌曲時，必須收起絢麗的演技和宏大的音量，轉而將自己投注在作品中，用知識和情感把音樂、文學融於一體，呈現洗盡鉛華的美感。二位偉大的舒曼詮釋者：彼得·許萊亞（Peter Schreier）和迪特里希·費雪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在演唱舒曼作品時，很好地掌握「歌劇歌手」和「歌曲演唱家」的不同，尤其是費雪迪斯考，他在藝術歌曲中的內斂持重，與其在演唱歌劇時強烈的戲劇表情與聲音演技，有著強烈的對比。考夫曼的勇敢嘗試值得鼓勵，但他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下半場的曲目選了李斯特的 *Sonette Tre Sonetti di Petrarca*（《三首佩托拉克商籟詩歌曲集》），以及理查·史特勞斯的歌曲選。考夫曼對史特勞斯的演繹，無疑是當晚最令人難忘的聆賞經驗：穩定的呼吸、綿長的音樂線條、飽滿的中低音、以及如夢似幻的高弱音。在“*Wozunoch, Mädchen?*”（《還為什麼，姑娘？》）一曲中，考夫曼的高音極為自由，如柔雲伸展、若柳如風，而他利用咬字帶出音樂強弱的起伏變化，巧妙地塑造出愉快、活潑、年輕的愛人形象，為作品增色不少。演唱“*Freundliche Vision*”（《美好的幻景》）時，他用絲般的弱音線條，把聽者帶入空靈的境界，縈繞再三，難以忘懷；“*Cécilie*”（《塞西莉》）裡，考夫曼維持飽滿的中音色澤，行雲流水地堆出豐沛的音樂線條，而那堅定有力的咬字，在結尾時畫出一道短暫而燦亮的情感火花，把現場氣氛帶到另一高峰。

法、義歌曲方面，考夫曼選了杜巴克和李斯特的作品。對杜巴克“*L'invitation au Voyage*”（《遨遊》）的詮釋而言，考夫曼在音韻和斷句的處理上頗為謹慎，特別是他利用語言的起伏和輕重轉折，細心地勾勒法文藝術歌曲特有的疏離感；雖然他沒有辦法作出清晰的顫音音符，但這不影響他的整體表現。“*Chanson triste*”（《悲歌》）的抒情樂段頗為感人，美中不足的是，考夫曼幾度在樂句最後強調重音，損傷了音樂的美感。但是考夫曼在李斯特《三首佩托拉克商籟詩歌曲集》的表現，實屬精彩：因為作品本身便已融入了歌劇手法，從慷慨激昂的“*Pace non trovo*”（《找不到和平》）到澄澈抒情的“*I vidi in terra angelicocostumi*”（《我渴望天使般的優雅》），擅長義大利歌劇的考夫曼都有許多可發揮的空間。對於義式歌劇甘醇飽滿、情溢於表的風格，考夫曼勝過許多當代的義大利歌唱家；而他對於音樂的處理也更為成熟—感動之餘，我也對他在音樂的付出，由衷地感到欽佩。

男中音湯瑪斯·漢普森（Thomas Hampson）曾在訪問中分享他在處理語言和音樂的心得：「身為聲樂家，經常需要演唱自己並不會的語言……當你學習語言時，

你是在研究這個語言的聲音表現，以及它在音樂結構中的作用。換句話說，你在腦海中全是語言的使用方式，正如理解作曲家如何使用音樂素材一樣，你沒辦法把這兩件事分開來看的。」

他又進一步說明：「我們在演唱時，得先知道這語言聽起來是什麼感覺，還要把它變成自己的語言，這和你『說得流利』是不同的。在歌曲的範疇裡，詞意、文字、音樂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從漢普森的話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藝術歌曲中的語言處理，不是「會不會說」的層次，而是聲樂家有沒有辦法將它化為「音樂的語言」，把歌曲中的意境和情感如實地表達出來。當然，聲樂家在詮釋以母語演唱的作品時，某部份地掌握了語言的優勢，但因為歌曲內建的「音樂語言」解除了語言和語言之間的藩籬，不同的語言化為龐大音樂體系的一部分，演唱者便以節奏、音律、文字來捕捉歌曲作品中的共感經驗：像是對自然的歌頌、對生命的欲求、或是對愛情的煩惱。不同語言背景的聲樂家在演唱藝術歌曲時，所面對的問題不再是口說語言的障礙，而是在於學會並理解歌曲中的詞句意義後，如何在音樂的語境之中以個人的生命經驗和情感來表達作曲家對真、善、美的追求，並引導聽者跨越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在歌曲藝術中體悟宇宙生命的至大至美。考夫曼對舒曼及舒伯特歌曲詮釋不盡完美：除了技巧上的不完滿外，二位作曲家的音樂對他而言也還太深奧，他的母語包袱更是使他忽略了音樂本身超脫語言制約的力量。但是他在杜巴克及李斯特作品的探索上，身為藝術家的考夫曼超脫了語言的約束，體現音樂中人類共同的情感經驗，並帶著不同語言、文化的聽眾們，在短暫的瞬間，擦出心靈交會的火花。

招生資訊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mission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lcomes p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ur Graduate Institute is the largest program of its kind in Taiwan, bringing together 70 faculty members and nearly 100 graduate students working across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textual forms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rough a wide range of seminars, visiting speakers, and other academic events, students in our Institute are engaged with some of the most pressing issues in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today.

With affordable tuition (approximately US\$3400/year based on current exchange rates), our graduate program offers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receiv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ssistantships as well as funding to travel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ur university also offers, on a competitive basis, fellowships and scholarships for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the MA and PhD levels.

Listed in the latest QS University Rankings as one of the top 100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NTU is Taiwan's premier research university with over 2000 faculty members and over 15,000 graduate students. Our spacious campus is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aipei City in a dynamic district with numerous bookstores, cafes, and other amenities at our doorstep.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APPLICATION DATES

OCT 2017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for Fall 2018 Admission Announced

NOV 21, 2017 — MAR 5, 2018

Online Application Period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 ADMISSION DETAILS

[http:// www .oia .ntu .edu .tw/](http://www.oia.ntu.edu.tw/)

[study-at-ntu/degree-student/](http://www.oia.ntu.edu.tw/study-at-ntu/degree-student/)

201819admiss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ww.forex.ntu.edu.tw Tel: 886-2-3366-3215 Fax: 886-2-2364-5452
Address: 1, Section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Taiwan 10617
E-mail: forex@ntu.edu.tw

